

第一章 互換身體好驚奇

裴月明睜眼的時候，膝蓋針扎般地疼。

她正維持著跪的姿勢，身處室內，空間彷彿很大，卻很安靜，等了好一會兒，只隱約聽見燭花劈啪一聲。

她飛快往上瞄了眼，只見金絲楠木和沉香木被煙火薰染日久，泛出一層暗褐色澤，階梯狀的寬大神龕往上延伸十幾層似小山一般，內裡安放了一個個雕龍繪鳳的朱底金漆靈位，一排近百支如椽巨燭同時燃起，殿內亮如白晝，一眼過去靈位上「太宗」、「世祖」之類的字眼極為清晰。

這是……太廟？噴，那位怎麼把自己折騰到跪太廟了？嘶，疼死了！

膝蓋底下雖有蒲團，但該是跪得久了，大腿到足尖因為氣血不暢，一陣陣發麻刺痛，尤其膝蓋的痛楚密集尖銳得令人難以忍受。

裴月明卻顧不上想辦法減輕疼痛，因為後面有人叫她。

「殿下，殿下？」

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尖細嗓音，有點類似被掐著脖子的雞的感覺，裴月明很小幅度偏了偏頭，斜眼小心往後看，只見一個三十年紀的藍袍太監，小心推開一條門縫閃了進來。

他輕手輕腳快步上前，跪在了裴月明身側，從懷裡掏出一個油紙包，打開是六七塊綠豆糕，隱約有些白氣，居然還是熱的。

「殿下，您快用些墊墊肚！」

近看這藍袍太監皮膚白得連鬚根都沒有，似男非女的尖細嗓門聽得裴月明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，他倒是焦急得很，一個勁兒把油紙包往她跟前遞。

食物獨有的油香氣息往鼻子裡鑽，胃腸適時一陣蠕動，裴月明這才發現自己很餓，餓得前胸貼後背。

她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胃袋一陣陣收縮發疼，但她還是沒敢往油紙包裡伸手，因為她不知道「他」在這情況下會是什麼反應。

她遲疑，瞄了藍袍太監一眼，希望他給點提示。

藍袍太監見她不動，臉一垮，一副焦急又無計可施的樣子，「殿下，您……您早膳用得少，這都差不多一天沒進食了！」

他心急，卻不敢把綠豆糕再往前推，只敢勸說：「陛下也是一時氣得急了，回頭過些時日，這事便揭過去了，您……」

得了，她明白了，裴月明移開視線，木著臉繼續對著靈位跪著。

太監消了音，綠豆糕包好重新揣回懷裡，裴月明看不見他，但感覺他大約退了七八步就跪在她後面。

殿內多了個人，她很難不注意對方，但漸漸的，她也顧不上了。

餓過了頭，胃袋頻頻收縮發痛，膝蓋越來越疼，腿腳也越來越麻，腰部以下冷一陣熱一陣，她開始有些跪不住了，只得全神貫注咬牙硬撐。

天啊，她這得跪到什麼時候啊！

千萬不要告訴她是天亮，這才上半夜啊。

好在沒慘成這樣，可能是一個時辰，也可能是兩個，反正是裴月明感覺真的已經撐下去了，寂靜中殿外驟起一陣腳步聲，身後那個應是貼身服侍的藍袍太監跳了起來，幾大步迎了出去。

一陣急促的交談聲後，殿門大開，另一個尖細嗓音恭敬道：「三殿下，陛下說讓您回宮。」

謝天謝地，終於完了！

裴月明差點喜極而泣，雖說她還不知該怎麼反應，好在也不用她想了，懷裡揣著綠豆糕那個貼身太監已抖開一件厚毛大斗篷，將她緊緊裹住，和小太監一左一右將她攏扶起來。

「這都子時正了，陛下還未曾睡。」貼身太監小小聲，帶著喜意說：「可見心裡是惦記著您的，您……」

四隻陌生的手箍著她的肩膀，裴月明渾身僵硬，她想自己走，可她現在腰部以下又麻又疼，根本走不動，只能僵著身體就這麼被架著出了殿門。

早春夜寒撲面而來，天黑漆漆的，屋頂簷角和漢白玉欄杆零星殘雪，冷得裴月明縮了縮脖子，一條皮毛大圍脖立即圍在她的頸間。

「快快，暖轎快上前來！」

轎簾一掀，裴月明被塞進暖烘烘的轎子內，轎簾放下，緊接著暖轎就被抬了起來，又輕又快地穿過皇城長街，擦過御花園，沿著長長的宮道快速前行。

終於自己一個人了，裴月明疼得齜了齜牙，半晌小心撩起一點簾子瞄了眼，她沒敢多看，見前頭一轉彎拐進一個宮門，她忙放下微閉眼睛斜倚著。

感覺暖轎被輕輕放下，接下來宮女太監一陣兵荒馬亂，裴月明被攏扶下轎簇擁進了殿，殿內暖烘烘的，皇帝賜了太醫已等在殿中，她一被扶坐下來，太醫趕緊上前。

褲腿被推上去，一番診察，一團涼涼的藥膏抹在兩邊膝蓋上，大力揉按著，裴月明疼得死去活來，淚花都出來了，但她沒敢慘叫，咬牙苦忍連椅搭都險些被撕成兩半。

揉開淤青什麼的，簡直不是人類能忍的事。

終於熬過去了，裴月明一頭的汗，太醫告退，貼身太監趕緊過來，扶她入內殿要伺候她換衣，她嚇得險些跳起，反射性退後一步。

貼身太監一愣，「殿下，小的伺候您更衣？」

她猶豫一下，搖了搖頭。

裴月明拒絕換衣服，貼身太監以為她是疼的，沒有堅持，給她抹了汗，解下外袍伺候洗漱。

由於她腿疼，全程都是被人攏扶著的，到了上廁所時，裴月明實在忍不住了，命令道：「……行了，都下去。」

於是她發現她說話很管用，一出聲，周圍的人噤若寒蟬，不管貼身不貼身，捧盆還是提燈的，所有宮女太監統統低臉垂首，面朝她小心翼翼地倒退出內殿，包括

那個欲言又止的貼身太監。

裴月明眨了眨眼，這威嚴足夠啊。

這屋裡終於就剩她一個人，裴月明撐著起身，一瘸一拐入了浴間，閉著眼睛解決了生理問題，就這麼一會疼得她身上又冒一層汗，靠著屏風緩了一會，她才撐起去臉盆架子那邊洗手。

水還溫著，就著洗了洗，抽出疊放在架旁短案上的棉帕擦手，短案上架著一面銅鏡，她抬頭，視線就投在打磨光滑的黃亮鏡面上。

十七、八歲年紀，天庭飽滿膚色白皙，眉骨微微有些高，輪廓顯深邃，極俊美貴氣也極具侵略性的一張年輕男子面龐，烏木般的濃黑劍眉微揚，顧盼間略帶幾分桀驁，唇角微微一動，彷彿挑起一抹不馴的諷笑——一看就不是好脾氣的人。

裴月明忍疼，一瘸一拐出了浴間，挪到內殿的床前，她躺下，扯被子蓋住身子，長長出了一口氣。

唉，希望一睜眼就回去了。

這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啊？

意識漸漸昏沉，隱約聽見風聲呼呼，裴月明一驚，猛睜開眼。

帳內昏黑，藉著窗櫺子上些微天光，隱隱約約能看見芙蓉花紋樣的杏色緞面帳頂。

她撐起身湊近看，還是淺杏芙蓉花沒錯。

她回來了。

一抹臉，她鬆了一口氣，重新倒回床上，這會兒膝蓋明明沒傷，可灼熱般的痛感卻彷彿猶在，裴月明忍不住揉了兩把。

嗓子乾得冒煙，她伸手摸床頭小几上的茶壺，咯一聲響驚動外間守夜的丫鬟桃紅，桃紅趕緊挑燈，倒了一盞熱茶推門進來，扶她起身伺候她喝茶。

飲盡一盞茶，裴月明搖搖頭表示夠了，桃紅一抹她的額頭，果然一手汗，急道：

「主子，您又魘著了？」

這半月都第三回了，「等天明稟了姨太太，給您請個大夫來瞧瞧！」

裴月明擺擺手，「不用。」昨夜並不是夢，大夫來了沒用。

裴月明是個穿越女，前世短命意外身亡了，一睜眼卻發現自己穿越到一個剛病逝的小姑娘身上，她挺慶幸的，雖然是古代，但好歹再活一回了。

本來一直無事的，但也不知是不是後遺症什麼的，半個月前她發現自己又穿了。

這次不是借屍還魂，也沒有跨越時空，距離還挺近的，就在同一個京城裡頭，徵兆無，發生時間不定，持續長則半日短則個把時辰，間隔也沒什麼規律可言。

簡單通俗來說，她還是她，只是偶爾和對方互換一下身體，然後又換回來。

至於她昨夜為什麼跪太廟，那是因為對方的身分太特殊了，特殊的高貴，當朝三皇子。

想到這裡，裴月明忍不住捂額。

雖然她才來京城不過短短一年，但這位名聲實在太大了，連她都有所耳聞——暴

躁，易怒，幼時頑劣長大跋扈，據聞是個恃寵而驕的主，動輒有刑責宮人之類的事蹟傳出，反正凶戾名聲在外。

且還不只如此，經過昨夜的裴月明可以很肯定地說一句，這位三皇子還毆打了太子，繼而頂撞皇帝，所以才被罰跪太廟了。

這叫什麼事啊？穿越大神能不能不這麼眷顧她？

裴月明頭疼，眼角餘光卻見桃紅微微蹙眉，欲言又止，她忙抓住桃紅的手，屏住呼吸問：「昨晚我做了什麼沒？」

有三皇子的名聲在前，每一次互換身體裴月明都提心吊膽的。

「昨日主子倚在榻上寐過去了，婢子正要扶您回床上休息，大姑娘那邊來了人，說請您去賞新得的曇花。這是先前約好的，婢子回頭，見您已醒了，於是便先應了下來，說隨後就到。略作整理，婢子就伺候您過去了，那曇花開得正好，大姑娘很高興，您、您……」

桃紅吞吞吐吐，裴月明心生不祥預感，「……妳說。」

暖房養出的早春曇花實在難得，陳國公府大姑娘薛瑩辦了一個小賞花宴，由於她們主僕來得晚些，客人都到齊了，薛瑩便先問「她」這曇花如何？

桃紅眼睜睜見自家主子眉角一挑，神色不屑又帶幾分嘲意，紅唇不緊不慢一掀——

「您說，白而不純，雪而不粹，此等次品不值一賞。」高傲不屑一顧，說罷拂袖而去。

桃紅支支吾吾說完，裴月明登時眼前一黑，撲倒在床。

半晌她翻身爬起，趿鞋下地，「梳洗更衣，我們去表姊院裡一趟。」

桃紅應一聲，主僕兩人匆匆忙碌起來。

此時天已漸亮了，熹微晨光映在窗櫺上，院內院外下僕來往，整座陳國公府都醒過來。

裴月明現今的身分是陳國公府表姑娘。

這輩子的命不好也不壞，穿來前爹就意外身故了，小姑娘就是傷心過度才病死了，她來後漸漸痊癒，母親卻一直病病歪歪的，撐不過兩年也跟著短命爹去了。

裴月明當時才十三歲，獨生女沒有兄弟支撐門庭，模樣又生得好，眼看族人蠢蠢欲動似不懷好意，她當機立斷變賣了手頭家業，領著幾個忠僕上京投奔。

她那短命爹生前是個四品官，母親大族出身，雖非嫡支但關係比較近，認真扒拉一下，還是能找到幾處足以庇護她的高門。

仔細比較後，她選擇了陳國公府。

陳國公府夫人盧氏是她的表姨母，關係是疏了些，但也沒遠到十萬八千里，兼陳國公府一直有積善憐貧的名聲，肯定不會對親戚孤女拒之門外的，於是她就來了。後續的事情果然如裴月明所料，盧氏落幾滴淚歎一聲可憐就收留了她。因盧氏舊年曾與裴母相識，再加上裴月明的用心經營，她在陳國公府這一年多過得還行。至於展望，這輩子裴月明的目標是安穩。畢竟都穿古代了，還穿成了父母雙亡的孤女，能安安穩穩就很不錯了。

她一直朝目標穩步前行，直到半個月前突然開始互換。

長嗟短歎，手上動作卻不慢，兩刻鐘不到裴月明已打理妥當，早飯也用了，站起調整一下姿勢表情，她吩咐道：「走吧。」

攏翠軒正房大門「咿呀」打開，裴月明微笑，領著桃紅跨出了房門。

她生得極好，鵝蛋臉，柳葉眉，膚質細嫩雪白，羊脂玉一般剔透，一身鵝黃披帛衫裙立在晨光下，整個長廊都亮了亮。

雙手自然覆在腹前，袖口露出半截削蔥根般的十指，指甲蓋明透乾淨，唇角上挑三分，一派溫婉親善的弧度，動人麗色斂了三分，如春風拂柳，清新而平易近人。花牆內外的僕婢聞聲望來，裴月明微笑頷首。

僕婢福身見禮，「表姑娘。」

「無須多禮。」清越柔和的嗓音說完，裴月明看一眼被覆了一層雨水雪粒的庭院，緩聲道：「辛苦你們了，等會去茶房喝碗薑茶，莫冷著了，這天兒著涼就麻煩了。」

「謝表姑娘！」

僕婢面露幾分喜色，齊聲道謝，有活潑的雀躍說了幾句，裴月明微笑聽罷又答了兩句，才舉步而去。

少女出了院門，漸行漸遠，直到那鵝黃的窈窕身影漸看不見，僕婢才七嘴八舌議論。

「表姑娘真體恤人。」

「是啊是啊……」

裴表姑娘是個和善人，溫柔可親最體恤人，雖然來了才一年多，但在下僕間口碑極好。

僕婢們一邊閒聊，一邊快手快腳掃好雪水往軒裡的茶房去了。

前頭的裴月明卻鬆了口氣，看來昨晚花宴的事還未傳出來，還好還好。

她加快腳步往薛瑩所居的繁春院去了。

一入繁春院，區別馬上出來了，立在廊下的侍婢齊齊看過來，面上異色明顯，惹得庭院裡掃雪婆子們十分奇怪。

顯然薛瑩要臉面，昨夜下了禁口令，連她自己院裡的人都沒知全，裴月明還能補救。

她撐著和善可親的笑容，貼身侍婢不好推拒，於是便引了她入內，先一步通稟的侍女已出來了，說請表姑娘進去，這令她又放心一點。

裴月明入內時，她正坐在妝鏡前給剃乾淨的眉骨畫上兩道彎彎的柳葉眉，斜睨妝鏡裡行來的人一眼，她擋下螺黛，陰陽怪氣說道：「喲，裴家表妹來了？」

裴月明將將及笄，薛瑩比她大一歲，十六歲的小姑娘正高興時被當眾打了臉，生氣是很正常的，更別提陳國公府是她家，裴月明一個來投奔的，憑什麼張狂？

裴月明深知利害，她在陳國公府的倚仗是盧氏，薛瑩是盧氏親生女，她這會如果不把薛瑩搞定了，後患無窮。

裴月明略略醞釀情感，一坐下來握住薛瑩的手，眼圈就紅了。

「裴表妹這是怎麼了？」莫不是惡人先告狀？薛瑩拉下臉，要扯回自己的手。

裴月明一手握得更緊，另一隻順勢鬆開，捂住口鼻，眼睛蓄滿淚水，哽咽地道：「我是來給表姊道歉的。」胸口起伏幾下似強自壓抑情緒，她低聲道：「昨日想起了父母親，情緒有些不對，拂了表姊好意壞了花宴，是我對不住了。」

「哦？」薛瑩詫異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母親在時，最愛曇花，父親多年來便費盡心思尋花。舊時家裡還有曇園，大的小的，還設了暖房，這春曇也見過。」

為了解決這事，雖然厚臉皮，卻也只能借已去世的爹娘名義了。

裴月明垂眸，「啪」一滴晶瑩淚珠落在猩猩紅的地毯上，「還記得父親去世前一年，我們一家三口還一起賞過春曇，父親還說，這花苞結得不算好，待到明年，他就……最後獨留了我，來京前，這一園子曇花都枯盡了。」

父死母亡，孤苦伶仃，也確實夠慘的。

聽聞這裴家姨父與姨母琴瑟和鳴，從不二色，可見這上天也見得太美好的東西。薛瑩本來是半信半疑的，奈何裴月明演技太好，端是悲傷難忍泣語凝噎，說到傷心時哭得要喘不過氣來一般，薛瑩最後還是信全了，胸口憋的那口惡氣也就泄了。

「罷了，妳沒了爹娘也是不易。」薛瑩懶懶說了句，吩咐侍女扶人去梳洗，「我們待會一起給阿娘請安吧。」

這事總算過去了……裴月明蹙眉被侍女攏扶起，心裡長長出了一口氣。

春雨如霧，一枝細細的柳條垂在窗檻前，隨風輕輕搖擺。

裴月明雙手托腮，神色沒多輕快，只因她最大的問題不是薛瑩，而是那位三殿下。就像她已弄清楚對方是什麼人物一樣，那位三殿下也開始查探她的身分，薛瑩那花宴只邀了親近人家的幾位姑娘，她這陳國公府表姑娘的身分肯定已經暴露了。神魂互換，多麼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作為一個道道地地的古人，該很震駭的吧？世間篤信天地鬼神，而忌憚邪祟，裴月明來了這幾年，不止聽過一件撞邪附身之類的事了，當事者要麼生焚要麼溺斃，事後多年依舊聞者色變。

其實不要說古代了，現代怕的人都不少吧？現在遇事的是三皇子，這位可是天潢貴胄，他伸伸手指頭就能取她小命了，她該怎麼辦呢？

裴月明低頭沉思。

桃紅捧了茶盤上來，把她手邊的一盞冷茶換下來，卻踟躕不退。

裴月明側頭一看，見她一臉心事欲言又止，歎氣問：「怎麼了桃紅？」

其實她知道桃紅是怎麼回事，前後靈魂互換三次，三次都是桃紅貼身伺候的，裡頭的異常瞞不了她，況且自己事後還詢問過。

既然瞞不住，那就不瞞了，且後續不知道還會發生什麼，打掩護也需知道前因後果才好打，桃紅忠心無虞，裴月明決定告訴她。

拉著桃紅坐下，裴月明小小聲將來龍去脈用她能聽懂的方式說了一遍。

桃紅心中的疑慮瞬轉驚駭，臉色紅了青，青了白，懼怕哆嗦面無人色，「主子，那惡鬼……」

裴月明趕緊按住她，「不是惡鬼，是人，妳別怕！」歎世人對鬼神的忌憚，只觀

桃紅反應，情況比她想像中還要不容樂觀，她解釋道：「他是活生生的人，大約是八字輕還是什麼原因，我和他偶爾交換，時間有長有短，但最後會換回來的。」桃紅急道：「那惡鬼對主子可有損傷？」

「沒，丁點沒有。」裴月明不得不再次強調，「那不是鬼，是人，好好的人，是當今的三皇子。」

「三皇子？」桃紅一驚，皇帝兒子，真龍之子，那就肯定不是鬼怪，於是她迅速鎮定下來，「那……主子，咱們怎麼辦？」

裴月明不知她費盡口舌也及不上一個「三皇子」管用，見桃紅終於鎮定下來，鬆了口氣，苦笑道：「我正想著。」

桃紅不覺自家主子有什麼不妥當，至於三皇子也是沒問題的，她很快就接受了八字輕之類的說法，現在她擔心的和裴月明一樣，怕三皇子駭然忌憚，直接殺死主子以解決問題，那真是連喊冤都沒得喊啊！

久久，裴月明說：「我們約他見一面吧。」

她可不想再死，死過一次才知道生命的珍貴，裴月明很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第二世，而且就算死她也不想被活活燒死淹死，那也太慘了吧？

思來想去，唯有見面一個主意，面對面起碼也能辯解爭取一番，成不成都有個希望。

打定了主意，裴月明安慰了桃紅幾句，目送後者心事重重捧著茶盤出去，自己趴在桌上歎了口氣，這輩子要求不多，就想安安穩穩過日子，怎麼這麼難？

第二章 見面談事情

裴月明開始等待下一次互換，這奇事毫無徵兆就開始，當然也可能毫無徵兆就結束，不過她心裡有種預感，還沒完，既然這樣，她希望第四次能快點，越快越好。等了兩天，在一日深夜她又換過去了。

睡到一半突兀驚醒，才睜開眼她就發現不對了，撩起長長垂下的杏黃色綾緞錦帳，往外偷窺了一眼，發現內殿並未留人守夜。

她溜下床悄聲來到窗畔的小書案前，研墨鋪紙，用蠅頭小楷寫了一段窄小的書信，裁下小心折好，再無聲溜回床上躺好。雙手置於腹前，把小紙團捏在掌心裡，才閉上眼睛。

這樣他肯定能第一時間發現。

短信上的措辭她斟酌了又斟酌，保證誠懇又透露了自己的不解無辜，最後，約他隔天在東城一處宅子見面。

「主子，他會來嗎？」

桃紅忐忑難安，忍不住趴住門縫往外瞄。

主僕兩人現已站在東城宅子裡頭了，遞了信後，裴月明便以去寺裡跪經七日為父母積陰福為藉口出了門。她有幾個忠僕，趁著陳國公府跟來的僕婦鬆懈，命套了車直奔城東。

城東的這處宅子，是她留京後陸續置辦下的私產之一，連陳國公府都不知道的，正好用來約見三皇子。

僕人趕了馬車進去匆匆灑掃，塵土飛揚待不住，裴月明領著桃紅在院裡轉了幾圈，忍不住湊到大門跟前。

他會不會來，裴月明也說不好。她大概五分把握，賭的是鬼怪之流可不是什麼好事，尤其在皇家，他會想要找出辦法解決。

主僕兩人焦急等著，日頭逐漸中移，眼見都快到午時，正越發焦慮間，忽聽見大門外巷口方向傳來一陣馬蹄聲。

裴月明一喜，立即拉開大門，只見幽靜的長巷內，一輛不起眼青帷獨駕馬車正從巷口往裡馳來，車轆上有兩個人，其中一個非常眼熟，正是那個綠豆糕貼身太監。

裴月明提了一早上的心這才落回地面，「是他。」

喜過後她就緊張了起來，來不代表什麼，接下來才是要緊的。

主僕兩人屏住呼吸不錯眼，看那青帷馬車越行越近到了近前，便服太監瞄了裴月明主僕一眼，側身對車簾裡頭說了幾句什麼，將馬車停了下來，距離裴月明大概有七八步遠。

太監和車夫迅速下車，車夫搬了腳踏放好垂手立在一邊，太監躬身撩起車簾。

馬車微微一動，一個玉冠錦袍的年輕男子掀簾而出。

他很高，可能有八尺，一身收腰的蜀錦天青色圓領襯袍，腰懸白玉佩，越發襯得身體挺拔，矜貴逼人。

膚色白皙，劍眉斜飛眼線濃長，很俊美也很熟悉的一張面龐，但眼前人眉目間帶幾分矜傲和不馴，硬生生給了裴月明一種截然不同的感覺，且壓迫感非常之大。氣場這玩意，果然是一直都有的。

他一側頭，視線準確落在裴月明身上，上下打量，非常具侵略性的兩道目光，鋼刀般在她身上來來回回挫了一遍，一種警惕和審視，裡頭的評估意味非常強烈。

裴月明被看得頭皮發麻，她深吸一口氣，上前兩步一福身，「小女子裴氏月明，見過三殿下。三殿下應約而來，我感激之至。」

蕭遲意味不明地哼了一聲。

這半月來的事情簡直聞所未聞，聽所未聽。一開始他以為是鬼怪作祟，後來鎮定下來才發現，對方是個活人。

他已查探出對方的身分，近在咫尺，就在京裡的陳國公府，不過不等他決定該如何處置，對方提出約見，忖度過後，他決定赴約。

蕭遲審視著裴月明，裴月明察覺他明顯是忌憚和警惕的，且不用懷疑，今日過後他就會決定如何處置這件事——她能不能順利保住小命，就看今天。

裴月明定了定神，「我有話和殿下說，只是……」她面露幾分遲疑，看了看宅子裡頭，這事顯然不適合明晃晃拿出來說的，「殿下，請。」

車夫已進去又重新出來，拱手點了點頭，蕭遲這才收回視線，瞥了宅門一眼，抬腳上了台階。

裴月明趕緊跟了上去。

宅子不大，是個二進小四合院，久不住人有些雜亂，正廳即使匆匆擦洗過風過灰塵味道仍很明顯。

蕭遲皺了皺眉，太監王鑒掏出帕子仔細擦過桌椅，他站了半晌，才勉強撩袍坐下，裴月明這才小心翼翼坐在小几另一邊。

「好叫殿下知曉。」現在人家勢大，他不說話裴月明就先主動開口，她捏著帕子蹙眉道：「是半個月前突然這樣的，我也不知為什麼，一日午後睡過去後，再睜眼就發現不對了……」

桃紅出去門外守著，裴月明就開始將自己這邊的情況仔細說一遍，蕭遲正色，幾個人專心聽著。

「我很害怕，好在後來回來了，也不知是不是夢，我當時很慶幸……」

這話半真半假，其實裴月明剛發現自己靈魂跑到蕭遲身體裡的時候，還很高興，皇子好啊，可比個父母雙亡的孤女好太多了。

就是不知道原來的她是不是意外死了？這裡也是古代，會不會是同一個時空？如果是的話她要把桃紅幾個找回來，幾年來忠心耿耿怎麼也得安置好了。

誰知空歡喜一場，她很快回去了，然後就發現是靈魂互換，沒撈著好處不說還小命堪憂，簡直讓人絕望。

「我本來以為只是一次奇遇，回來就好了，但誰知……」一而再再而三，而且看不見停止的痕跡。

蕭遲眉心越聽越擰，等裴月明說完，他瞥了她一眼，問：「在此之前，可有什麼徵兆？或者異常之事？」

聽他聲音透露的情緒和進門前比並未改變什麼，裴月明趕緊說：「並無，不過……我猜可能是與八字相關，可能是八字輕……」皇子八字肯定不輕的，她改口道：

「又或許八字相近，兼我和殿下……生辰四柱有些關聯，軀殼恰好能相容，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奇事。」

裴月明不是胡編的，她前世叫顧月明，大約是冥冥中有些什麼關聯的，她才能夠穿越。

蕭遲面色有些古怪，他和她，八字有關聯？

他一直把玩著手上的玉扳指，這時鬆開，淡淡道：「妳把八字寫來看看。」

裴月明提心吊膽寫了，王鑒接過去，遞到蕭遲跟前，蕭遲垂眸看了，沒說好還是不好，外面車聲轆轤，室內越發顯得安靜，落針可聞，讓她心神越繃越緊。

裴月明最怕他會想毀了一個軀殼和靈魂，那剩下那個肯定就乖乖不會亂跑了吧？這邏輯還挺通順的，可能性高，操作也容易。

裴月明心裡焦灼，情急下一探手抓住他的袖子，「殿下，我們不如靜觀其變？殿下千金貴體，我一介孤女肯定不能比，只是螻蟻尚且偷生，說我不想活了那是假的。」

裴月明深知，急切焦灼不如示弱，任何姿態都及不上示弱，就算無利也不會有弊，陳明厲害之後，她就哭了，「阿爹阿娘都沒了，就剩了我一個，他們囑咐照顧好自己，我得好好活著，方不負父母慈恩……」

蕭遲身側的王鑾也低聲勸，「殿下，此女言之有理。」

他也很忌憚，雖說他也想過，若是一切事情與這女子有關，那便除去她，可是，萬一去了一個軀殼，靈魂卻還在，到時兩個靈魂爭一個殼子豈不更糟？

這女子事小，他家殿下事大，那可是神魂，若有損可還能輪回轉世？但凡有一丁點風險，也是不能冒的。

裴月明抬頭，眼巴巴看著蕭遲，蕭遲垂眸瞥她，只覺柔柔弱弱，眼淚漣漣帶著恐懼，他皺了皺眉。

邊上王鑾還在苦勸，「不如去報國寺尋慈雲大師問詢一番？慈雲大師佛法高深，說不定有辦法。」

「是啊！」蕭遲目光似鷹一直盯著，在她頭頂來回梭巡，裴月明這一刻的緊張忐忑懇求百分百是真心的。

感覺他的視線在她臉上停留超過五秒，裴月明終於聽到他鬆了口——

「那就問問，去報國寺。」

發現有淚水沾在他衣袖上，他眉心攢成一個疙瘩，將衣袖收回，站起就往外。

裴月明喘了一口氣，媽呀嚇死人，半真半假演得太投入她眼睛都有點澀，不過她完全沒在意，一邊隨便抹了兩把，一邊趕緊跟上去。

蕭遲並沒有等她，她的車夫來不及趕車出來，裴月明主僕只得趕緊爬上青帷車轎。蕭遲這趟過來避人耳目，青帷馬車不大，車轅擠三個人已經很勉強，裴月明只得小心翼翼撩起車簾坐進去。

蕭遲不大高興，瞥了她一眼。

裴月明討好地笑了笑，「外面沒位置了，而且……」

低頭看自己，她左看右看都不似丫鬟，被城門守衛注意到也是一樁麻煩，引人注目總是不好的。

蕭遲勉強同意，「坐一邊去。」皺眉瞥了她一眼。

裴月明順著他視線看，原來車小，兩人的衣襯碰在一起，他不喜歡，她趕緊撩回來，「好。」

選了挨著車簾的一個角，裴月明挨著牆坐下。

車輪轆轤，往東城門而去，車內沒人說話，蕭遲轉動著黃玉把件，只聽見他玉扳指和把件摩擦時發出的輕微「噠噠」聲。

蕭遲威儀十足，和這麼一個陌生男子待在這個逼仄的空間壓力本該挺大的，但裴月明感覺倒還好，因為她沒多大心思關注這些，現在的她猶如獲判緩刑的死刑犯，很擔心見到慈雲大師後會怎麼樣？

這個報國寺慈雲大師名聲很大，她都聽說過。

大師年逾百歲，據聞佛法精深有神通，甚至連皇帝都請他進宮論過佛法，不過他不慕名利，所有封賞都婉拒了，只一心清修，應該不是個欺世盜名的。

可不管慈雲大師是否真有神通，萬一他說出什麼不利於她的話那就糟了。

她這般忐忑著，感覺時間似很慢，又似很快，外頭稟了一聲，車就停下，報國寺到了。

報國寺位於東郊楊山南麓，二月時節郊野山巒生機蓬勃，遠近一片柔嫩的綠，鶯飛草長，遠遠有一大片野桃林正綻開點點緋粉。

春雨如霧，如詩似畫，只是誰也沒心思多看半眼。

寬闊的青石台階一路往上，報國寺是京城第一名刹，在山腳最底下的台階已經有人在虔誠叩首焚香了。

香煙繚繞，蕭遲眉心皺得緊，衣袖拂了拂，直接往上。

裴月明連忙跟上，還有桃紅，主僕兩人緊緊握著對方的手，心裡很緊張。

上了幾百級的台階，抵達山門，蕭遲沒有進去，而是一繞，沿著青石小道繞往寺院最後面，抵達最後面，黃瓦紅牆間有一個小門，這扇小門卻早已打開了，有一個灰衣僧人正站在門前等著。

幾人一愣，王鑒上前問：「這位師傅，敢問……」

僧人行一個佛禮，「方丈晨間說，午後有貴客臨門，遣小僧在此迎候。」

裴月明和桃紅對視一眼，這麼神嗎？

蕭遲卻是哼了一聲，似有幾分譏諷，「故弄玄虛，帶路吧。」

僧人平靜和方才一樣，轉身道：「施主們請。」

眾人穿過小門，往裡而去，前後分成三撥，引路僧人最前，蕭遲和王鑒走在中間，裴月明領著桃紅綴在最後面。

早春的風帶著濕潤和涼意，報國寺後院房舍古樸，簡單的木牆甬道很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歲月沉澱感，人走在裡頭心自然而然感到寧靜。

當然這裡面不包括裴月明，一邊走著，她一邊豎起耳朵聽風斷斷續續送來的話音。

「殿下，慈雲大師佛法精深，京畿地界無人能出其右，他有這般神通正好……」

王鑒苦口婆心，顯然僧人出迎一動給他的震撼很大，「先聽聽他如何說道，料理這事要緊……」

蕭遲皺眉，「少囉嗦！」

他說話雖然不耐煩，不過到底收斂了些，沒再冷哼什麼的。

穿過一道小門眼前豁然開朗，眼前並無房舍，而是一片平坦，地上綠茵如雲，一株很大很大的老銀杏迎風正舒展新葉，如偌大傘蓋，傘蓋下有一古樸石桌，一長鬚銀白的老僧正立在桌側。

裴月明悄悄打量，他一身半舊的灰色袈裟，長鬚透白膚色卻紅潤，精神矍鑠，一雙眼睛澄明沉靜，似洞察了世事，卻沒有給人帶來絲毫壓迫和冒犯的感覺。反正一眼看上去，就是個有道高僧。

「阿彌陀佛。」慈雲大師先見一禮，「貴客臨門，敝寺蓬蓽生輝，諸位施主請上座。」

蕭遲點點頭就算回禮了，裴月明卻不行，且她屢有奇遇，心裡多少有敬畏，認認真真合十回了一禮，「見過大師。」

慈雲大師端詳了她兩眼，微微一笑，「女施主有禮，請坐。」

大師言語和動作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平靜意味，聽得人很舒服，裴月明繃緊的心弦緩了緩，有一種落回實地的感覺。

蕭遲已直接撩袍坐下，裴月明頓了頓，猶豫該不該坐，石桌不大，大師坐對面，這邊兩個樹墩是挨著一起的……

蕭遲瞥過來，她忙朝他笑了笑，這才攏著裙襬小心坐下。

兩人距離很近，嗅到一股清淺如樟似松的陌生冷香，裴月明很不自在，不過她很快顧不上了，兩人才坐下，王鑾上前一步，輕聲說起這件離奇事。

裴月明攥緊手，能不能過關就看這裡了，大師可千萬要幫我一把啊！

待王鑾講完，蕭遲接了一句，「大師可知為何如此？可有解決的法子？」

「解決」兩個字一出，裴月明眉心跳了跳，很緊張地盯著對面的慈雲大師。

相較起蕭遲的不悅，裴月明的緊張，慈雲大師則從容淡定得多了，不疾不徐，態度和之前沒兩樣，語氣平靜地說：「阿彌陀佛，二位施主今逢奇緣。」見蕭遲皺眉要說話，他合十溫聲續道：「緣起而生，緣落則滅。一切眾生，種種幻化，皆生如來圓覺妙法也。菩薩觀察妄想，法離見聞覺知，一切皆有法，不外如是。」什麼意思？

不用裴月明開口，旁邊蕭遲擰眉問：「這話什麼意思？」

「萬物皆緣，此乃施主的緣，到了該解時便會解開，強求不得。」慈雲大師看了裴月明一眼，「時候未到，強行斬斷，怕損傷神魂。」

這話一出，裴月明高懸的心陡然落下，恨不得握著慈雲大師的手狠狠搖上個三百回合來表達感激之情。

蕭遲臉色更難看了，明顯對這個答案很不滿意，盯著慈雲大師上上下下掃了一遍，擰眉問：「此話當真？」

慈雲大師合十，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不打诳語。」他接著又說：「萬法緣生，因果不空。世有三毒，人有三苦，貪、嗔、癡。佛說，一念嗔心起，百萬障門生……」這句裴月明倒是懂了，所謂嗔，即嗔怒、嗔恚，這是在勸蕭遲。

蕭遲明顯不愛聽，面有不快，站起身道：「既是如此，那就不打攬大師了。」

話罷轉身離去，王鑾忙致歉，急匆匆跟了上去。

裴月明望一眼他背影，又看慈雲大師，雙手合十恭敬道：「謝謝大師了。」

慈雲大師站起回禮，微笑道：「一切皆緣，施主隨心即可。」

現在光隨心估計不行……裴月明另有想法，眼見蕭遲行遠，又說了句「謝大師」，便告辭趕緊追上去。

大銀杏樹下重歸平靜，慈雲大師合十道了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重新闔目盤腿坐在樹下。

裴月明領著桃紅追出小門，終於趕上蕭遲。

蕭遲走得很急，顯然心下不快，王鑾不敢說話，一直到了山門位置他步伐才稍緩了些，王鑾這才小聲勸告。

「大師佛法高深，事關重大……殿下，穩妥為上……」

清風送來的尖細聲音隱隱約約，裴月明不敢吱聲，只和桃紅兩個一路急跟著順石

階往下衝，衝到青石階梯的最底下，前面的蕭遲忽剎住，裴月明險些一頭撞上去，她急忙停下。

蕭遲瞥了她一眼，上了馬車，她站了片刻，趕緊跟著爬上去。

他靠坐在車窗畔的短榻上，車廂內有些昏暗，窗卻推開了，綾紗簾子正隨風晃動，天光自斜上方投在他的臉，忽明忽滅，眉骨和鼻梁勾勒出更深邃的線條，垂眸間更顯逼人俊美。

只是他臉色陰沉，讓裴月明根本分不出半點閒心去欣賞美男子，她挨著角落的墩子小心翼翼坐下。

蕭遲瞥過來一眼，她忙小心保證，「我一定當心謹慎，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做好，保證不丟殿下的臉面。」接著又小心翼翼地提議，「慈雲大師固然佛法高深，只天下之大，奇人異士眾多，多尋尋，以後肯定有辦法解決的。」

天地可鑒，她真不想借用他這高貴的身軀，她也很難啊大哥。

「又或許，它很快就自己徹底換回來沒事了。」

「哼！」蕭遲從鼻子哼出一聲，勉強同意暫時接受現在狀態。

馬車已經動了起來了，車廂裡氣壓很低，裴月明不敢再說話，耳邊黃玉把件轉動時和玉扳指碰撞的「噠噠」聲短急，她攏住裙襬安靜坐在角落，儘量縮小自己的存在感。

車廂內安靜著，一直到入了城，景物漸漸眼熟，抵達來時的宅子左近，車頓了頓停下來，是宅子巷口到了。

裴月明醞釀了一路，趁機謹慎開口，「殿下，我父母雙亡，幸得國公府庇護，請殿下……多憐惜些。」請他手下留情，千萬別折騰得讓她被趕出去了啊。

蕭遲瞥了她一眼，看著很不高興，好半晌，才勉強嗯了聲，算答應了。

裴月明微微鬆了口氣。

車廂安靜下來，她才想著要說兩句什麼然後告辭，耳邊忽聽「啪啪」兩聲脆響，蕭遲把黃玉把件壓在榻几上，冷聲開口——

「記住妳今天說的話。」他從鼻子哼了一聲，「下去！」

裴月明趕緊下去，和桃紅兩個忙忙站好，馬鞭一甩，跟前的馬車離去。

目送一陣，馬車很快轉過街角，裴月明這才吐了一口氣，媽呀，這人氣場真嚇人，脾氣也夠差了，好在終於暫時搞定了。

她看了桃紅一眼，「我們回去吧。」

進城天色已不早了，裴月明命下人趕緊套車回去。

繃緊神經一整天，手足有些疲軟，待回去後，她這才徹底放鬆了，癱在床上像是剛跑完馬拉松似的。

主僕兩人好好吃了一頓犒勞自己，不過輕鬆過後，又憂愁了起來。

談好了是好事，只是她再過去後如何扮演三皇子是個大難題，她跟蕭遲性子差太多，她只怕一下就露餡……好難啊。

唉，真希望靈魂互換的狀況很快結束，兩人各歸各位沒事了，她也就不用煩了，頭疼。

再說蕭遲這邊，離開城東後，他隨即換了車，杏色織金車帷的平頂三駕大馬車車廂很大，王鑾重新入內伺候。

斜陽夕照，車輪轆轤，王鑾小小聲絮叨，「慈雲大師說強行斬斷，怕損傷神魂，您切切不可輕舉妄動啊……」

蕭遲不耐煩，「少囉嗦！」

王鑾卻鬆了口氣，他貼身伺候這位主子多年，知這是同意，接受了。

他忙應了是，又問：「那……可要稟報陛下？」

「不許！」蕭遲臉立即拉下來了，警告地掃了王鑾一眼。

王鑾連忙請罪應是，其實他也覺得不好，皇子涉及神鬼這可是大事，一個弄不好引發什麼皇帝德不配位之類的傳言，那就糟糕了，這事必須捂死了。

他爬起身，撩起車窗簾子看了看天色，「申正了，殿下，我們回宮了嗎？」

這個角度正好對著皇宮，紅牆金瓦的巍峨宮城在夕陽映照下折射出耀目光輝，蕭遲望一眼，臉色更是難看。

「不回！」他丟下一句，掀起簾子出了車廂。

馬蹄聲繁雜，近百帶刀的便裝侍衛正跨馬緊緊簇擁著三駕馬車，蕭遲揮手讓一個侍衛下來，他一扯韁繩直接翻身上馬，揚鞭打馬飛奔而出。

「趕緊的，跟上去！」

王鑾尖叫，搶過一匹馬和侍衛們趕緊追上去。

第三章 撞見太子拚演技

日子就像這春季雨天的湖面，再也平靜不下來了。

一個事完了，緊接著還有下一個。

從寺裡回到陳國公府的這幾日，裴月明表面平靜依舊，實際提心吊膽得很，一個壞脾氣皇子可不好演繹，尤其她手頭上還沒有劇本。

不過要來的始終會來，避也避不過，下午她在榻上假寐了一下，朦朧間覺得有些搖晃，一睜眼就發現自己換了位置。

身子微微晃動，四周是黃褐色的香木板，小巧玲瓏的多寶櫃，她正斜靠在短榻上以手支額，身側是個小炕几，上面有一對很眼熟的麒麟狀黃玉手把件，她手裡現正拿著一條織金馬鞭——她這是身處一個行進間的大馬車廂中。

她一抬眼，蕭遲的貼身太監正跪坐在短榻一側的地毯上，似乎是聽見她的動靜，也抬起頭來，兩人四目相對。

「現在是去哪裡？」半晌，她小小聲問。

她懊惱又頭疼，怎麼大白天過來了呢？要知道前面三次都是入夜，所以她刻意晚睡了。誰知白日打個盹，竟然又來了。

這事原來不局限於夜晚嗎？這猝不及防的，裴月明完全沒有準備，邊想著她以後再不睡午覺了，又趕緊詢問王鑾這是去哪要幹什麼事？

王鑾迅速回神，「咱家王鑾，殿下辰正出宮，這是剛跑馬回來。」

難怪覺得有些熱，她忙問：「那我現在是回去休息就行了嗎？」

「是。」馬上要到下車換輦的凌霄門了，王鑾語速很急地交代，「車馬不得入凌霄門，內輦不得出內苑，所以到了凌霄門後，需穿過宮巷走數百丈至大福殿後登輦。

「殿下貫愛抄近路從九華亭至御花園西北角，在木槿園乘轎輦返回重華宮。稍後會有兩個小太監在前頭引路，你跟著走就行。」

皇子出行歷來前呼後擁，不過蕭遲向來愛自己率先而行，這還是前幾日特地調整的，就是怕裴月明不認識路，出了差錯。

裴月明這才稍稍放心，不待她再問，馬車頓了頓停下，外面響起細碎的動靜，隨侍的小太監開始擺腳凳撩簾子。

王鑾跪伏替裴月明整理衣襪靴子，嘴皮子飛快蠕動，「殿下不愛人攬扶，你無須驚慌，跟著引路太監上了輦回重華宮即可。」

裴月明忙點頭，王鑾想想，之前幾次裴月明表現都可以的，若非殿下出宮前提及，他都沒有生什麼疑心，心放下了些。

車簾子已被小太監撩起了，來不及再說什麼，王鑾作攬扶狀，裴月明回憶蕭遲言行，伸手一拂，自己站了起來，大步往外。

下了車，守門禁軍跪下齊聲見禮，裴月明嚥了嚥唾沫，學著蕭遲語氣不耐煩道：「起吧。」然後走過去了。

果然有兩個小太監走在前頭，穿過宮門，沒有走長街，而是一繞進了宮巷，左穿右插。

裴月明日不斜視走著，趁轉彎側頭看了王鑾一眼，王鑾微微點頭，表示尚可。兩人都鬆了口氣，王鑾想著，御花園就在前頭，等過去一上輦，回重華宮就沒事，但誰知人算不如天算，就這麼最後一點路程，硬殺出一個程咬金。

裴月明率人自外往內，對方烏泱泱一群信步往外，兩邊都抄捷徑，一過御花園側門，就這麼迎面撞上了。

「蕭遲？」

迎面而來，被太監宮人簇擁在中間的也是個年輕男子，約莫二十出頭的年紀，白皙清秀，比蕭遲略矮二寸上下，頭戴二龍爭珠紫金冠，身著杏黃四龍紋常服，腰懸白玉佩，腳踏雲頭錦履。

不用問，這位就是蕭遲嫡長兄，中宮所出的皇帝長子，當朝皇太子蕭遇。

幾日前他才被蕭遲毆打過，打得還挺狠的，這狠說的是打臉——真打臉，他左頰至嘴角還有一大塊淤青，該是用脂粉遮掩過，不怎麼明顯了，但認真看還是能看得出來。

蕭遇也是躲了好些天才敢出門，誰想一出來就碰上蕭遲，登時大怒，「蕭遲，毆打長兄，頂撞父皇，你竟還敢出門！」

怎麼辦！該給什麼反應，能不能給點提示啊！

裴月明大急，斜眼瞥王鑾，王鑾顯然也很急，但他不能說話，也不敢露出端倪，飛快給了一個類似「趕緊的」的眼神，然後恭敬垂首肅立。

趕緊什麼啊大哥！我不知道怎麼辦啊！

裴月明急得手心冒汗，細細回想蕭遲的性格，蕭遲有跋扈之名，傳聞暴躁易怒，據聞是個恃寵而驕的主兒，這麼一個人，肯定是不能逆來順受的。

嚥了嚥唾沫，她露出一個類似不屑的表情，斜著眼角掃了對面的蕭遇一眼，手中鞭子揮了揮，虛空「啪啪」兩聲銳響，眼角餘光見對面有幾個小太監縮了縮，便從鼻子裡哼了一聲，拂袖走人。

做多錯多，說多錯多，她乾脆走人。蕭遲這麼跩，都直接毆打太子了，用個臉子很正常吧？

四周寂靜了一瞬，蕭遇勃然大怒，「蕭遲，你目中可有君臣綱紀？」

怒喝聲自身後而來，裴月明頭皮發麻，走得更快，身後王鑒等人呼啦啦跟了上來。走出一段，蕭遇怒斥聲漸聽不見了，王鑒吩咐趕緊把轎輦抬來，裴月明連忙爬上去。

媽呀嚇死她了，心臟還怦怦狂跳，就這麼一會兒，她腎上腺素狂湧，等一路疾行回來重華宮，手足都還有些發軟。

重華宮是蕭遲寢宮，留守前殿的太監宮人齊齊跪迎。

王鑒撩簾要攏扶，「殿下。」

裴月明打起精神，揮開王鑒自己下輦，待進了殿，她揮退宮人，連忙看王鑒。

「怎麼樣？對不對？」她十分緊張小小聲問。

王鑒不予評價，又因常年伺候宮中，他表情管理十分到位，裴月明盯了半晌硬是看不出丁點信息，只能往好的方向猜度，應該沒有太糟糕吧？否則他該早跳起來了。

裴月明忐忑得很，也不知幾時就回去了，她趕緊直奔內殿的小書房，寫信陳情。絞盡腦汁，拿出考大考的態度，文情並茂地將之前一幕詳詳細細說了一遍，提防王鑒告黑狀，又求情道，事發突然，她已經盡力做到最好了，若有什麼欠缺的，請他大人有大量，寬恕則個。

如此這般，用蠅頭小楷寫了滿滿一頁紙，折疊小了揣在懷裡。

用了晚膳，天擦黑她就要睡了，將紙團緊緊捏在手心，雙手置於腹前，忐忑躺下。

所以蕭遲回來的時候，才酉初剛過。

察覺手心異物，他展開一看，挑了挑眉，把王鑒叫進來詢問，於是王鑒就將日間的事情仔仔細細描述了一遍。

和裴月明信中所說一個模樣，她倒沒有避重就輕，蕭遲勉強算是滿意。

他哼了一聲，吩咐王鑒，「她下次來了，讓她記清楚宮裡的事。」

沒有常識是大弊端，這點裴月明當然知道，只不過她在外面沒有得知的管道——打聽宮闈內事，她又不是活膩歪了，幸好如今這方面王鑒可以幫她補足。

自那次偶遇皇太子之後，裴月明又跟蕭遲互換幾回，短則個把時辰，長則半日。得益於上次蕭遲的勉強滿意，這日子好歹算是輕鬆了一些，王鑒沒再連吃飯都緊迫盯人了，日常三膳兩點吃喝隨意，只要不出殿門就行。

裴月明其實也不願出門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繩，她恨不得死死貓在殿內，一步都不肯往外邁，吃吃喝喝，平時就聽王鑾給她說明宮內情況。

王鑾寫了一本小冊子，然後親自給她補充說明了一遍，「皇城共三朝五門，沿御橋過第一道宮牆即外朝，有東西朝堂。後即昭慶、含耀兩大宮門，穿過兩道門即過第二道宮牆，有中書門下御史台等省館部院，還有……」

裴月明面前攤開一張新繪的地圖，一邊聽著王鑾說，一邊對應認真記背。皇城輿圖乃頭一等機密，等她回去就會焚毀。

總的來說，皇帝的妻妾兒女主要居在內苑東北一片，皇后眾妃在中部位置，而皇子皇女在最南的位置，連著上書房——蕭遲的重華宮就在這一帶。

看來蕭遲深得帝寵果然不假，因為重華宮佔地和位置是這片最好的，比起太子的東宮也僅僅是略遜一頭。

裴月明腹誹，看吧寵吧，寵出一個霸王來了，頭疼了吧？

說完皇宮佈局，王鑾就介紹起宮內大小的主子，這是裴月明必須牢牢記住的。

「陛下御極二十二載，龍庚四旬有八，常居紫宸殿；皇后娘娘鳳庚四旬有六，母家梁國公府朱氏，居長秋宮中；……」

意思就是皇后姓朱了，裴月明在輿圖上找到了長秋宮，點了一點，再認認附近宮殿方便日後確定位置。

「陛下膝下四子，四皇子為靖王獨嗣於十年前被陛下收為義子；皇長子名遇，中宮皇后所出，嫡長，陛下登基當年冊皇太子，居東宮。」

上敘內容很多都沒記在小冊子上，全靠王鑾口述，裴月明豎起耳朵聽得極仔細。

「二皇子名逸，永延宮所出，永延宮容妃，母家忠毅侯府申氏……」

至於三皇子，則是蕭遲了，出自貴妃段氏。這個王鑾沒敢多說。不過段貴妃隆寵將近二十年，如雷貫耳，連客居陳國公府才一年多的裴月明都有所耳聞了。

段貴妃母家是永城伯府，裴月明自己添了一筆。

王鑾說得口乾舌燥，灌了一碗茶，才繼續說道：「陛下重學，如今諸皇子仍在上書房讀書。」就連最年長已入朝的皇太子也有功課，只要略得空閒就會回去上課。

裴月明點了點頭，又在小冊子上記了一筆，記完之後，她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，「這，三殿下他……」她來了這麼多回，也沒見他去上過學啊，她躲在重華宮內，也沒人叫她上學。

王鑾瞥了她一眼，「上旬殿下和太子殿下發生爭執，又在陛下跟前據理力爭，事後，陛下讓殿下回宮思過。」

原來還在悔過期間啊？那他還到處亂跑，赴約跑馬，城裡城外，而且還不止一回。

這也太囂張了吧？

裴月明覺得蕭遲行徑一言難盡，不過不等她說話，王鑾又補充一句。

「思過至今已有旬餘，這幾日可能就會有帝召。」

帝召？不是吧？裴月明驚恐睜大眼，要不要這麼刺激？這個她更沒有心理準備啊！

王鑾肯定說：「本來估摸著得關一個月左右。」說著他看了裴月明一眼，「只是近些天來，殿下甚少離宮，閉門不出……」

他話沒說完，但裴月明懂了，因為表現好了，皇帝看在眼裡，所以悔過期就縮減了，這……算是自己坑了自己嗎？

裴月明無力趴在桌上，她的人生太艱難了，怎麼這麼難啊！

王鑒之所以提前給她說一聲，是因為這事其實挺大的，畢竟痛毆太子嘛，太子可是一國儲君，後面還綴了一個頂撞父皇，這事是無法輕飄飄抹過去的。

閉門悔過結束後，皇帝肯定得召人過去詢問結果的，而作為嫡母和苦主，皇后和太子都會來，場面肯定會比較大且正經嚴肅。

最後，王鑒說了一句算安慰的話，「也未必是妳。」

他覺得可能性其實挺小的，畢竟她只是偶爾過來，待的時間也大多不長。

裴月明並沒有感覺到安慰。

自從知道可能會被皇帝召見，裴月明就惴惴不安，連帶桃紅也是。

裴月明都顧不上去表現她溫柔可親表姑娘的人設了，索性稱恙待在屋子裡，主僕兩人相顧無言憂心忡忡。

桃紅安慰她，「王公公說得對，您這幾回都是晚上才去的，最遲早上也回來了，那個時候，陛下該在處理國事的吧？」

自從那日猝不及防「偶遇」了太子以後，裴月明就沒睡過午覺，所以她近來幾次都是晚上才過去的，最長一次待了半日，翌日辰末她就回來了。

只能這麼想了，裴月明歎了口氣，「希望吧。」

好歹循序漸進，一下子這麼刺激她覺得自己真承受不住啊。

但誰知好的不靈壞的靈，三天後，裴月明發現自己又換過去了，睜眼見到熟悉的杏黃帳幔，她心裡就咯噔一下，千祈萬盼的，還是趕上這敏感的幾天。

一骨碌翻身坐起，她小心翼翼問王鑒，「召見過去了沒？」

「……沒。」

裴月明膽戰心驚，千萬不要啊！佛祖保佑，滿天神靈保佑，這次順利過關她保證城裡城外所有寺廟上香一處不落，多多給添香油。真的！

裴月明坐立不安，匆匆用過早膳就去睡回籠覺。平時她都不會的，因為與蕭遲形像不符，現在也顧不上了，爭取睡一覺就回去。

王鑒也沒說什麼。

誰知睡了兩覺，中午都快到了，她還在這裡，精神好得不得了再也睡不著。

裴月明越發忐忑了，今天怎麼回事？不會就這麼倒楣吧？

王鑒眉心也越皺越緊，好幾次欲言又止。

終於到了午後，殿外一陣腳步聲輕快接近，傳話小太監歡喜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張公公來了！」

王鑒臉色一變，裴月明整個人差點都彈跳起來，她勉強坐住，幾個重華宮內侍已簇擁著一個手執拂塵的御前太監進了殿。

御前太監笑吟吟見禮，「陛下召三皇子至紫宸殿，殿下請。」

裴月明僵硬「嗯」了一聲。

皇帝傳召，可不能耽擱，那御前太監就站著和她一起過去，裴月明心慌氣短，卻不得不起身往殿外挪去。

怎麼辦？怎麼辦！

王鑒臉色變了又變，趁著虛扶她上轎輦湊近，小聲快速道：「殿下性情剛直，素來不屑揉造，不過既然陛下來召……妳見機應之就是。」

所謂性情剛直、素來不屑揉造，翻譯過來大概就是倔強壞脾氣，觀蕭遲思過期間的表現，估計這傢伙是不覺得自己有錯的。

只是不圓過去的話，這事不算完。

好在據聞蕭遲深得帝寵，聽王鑒言下之意，皇帝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，她在適當的時候下台階就行。

裴月明心裡這才稍稍有些底，勉力保持鎮定上了輦，一路緊張又忐忑，只覺得這轎輦走得無比之快，才一會功夫，紫宸殿就到了。

黃琉璃瓦重簷廡殿頂，連廊面闊九間進深五間，坐落在高高的漢白玉台上，一道九龍陛階自底下直直延伸到最頂端。帶甲執矛的禁軍三步一哨兩步一崗，井然肅立從殿門一直延伸到廣場上，從下往上仰望，金色陽光在金瓦紅牆和漢白玉台之上折射出刺目的光芒。

宮殿雄偉，莊嚴肅殺，裴月明不禁一凜，她無比清晰地意識到，這不是故宮，也不是哪個遊人如織的博物館，而是古代封建皇朝的權力中心，居住其中的人操縱生死，殺伐立決。

一種禁不住的戰慄從尾椎竄上後背，半晌，她努力定了定神，才跟著那個姓張的御前太監登台階而上，順著寬大的朱廊來到大殿門前。

守門侍衛道：「三殿下到！」

裴月明聽到一個略有些年紀的男中音說：「叫進來。」

張太監笑吟吟，「三殿下請。」

到了這裡，王鑒也不能跟進去了，兩人一對眼神，裴月明迅速鎮定下來，抿唇，露出一個蕭遲招牌式的不悅表情，跟著張太監入了殿。

殿內很大，侍立的太監宮人很多卻沒發出半點聲息，正中玉階上的御案後是皇帝，而龍椅左側設一座，端坐著一身著鳳袍眼神凌厲的秀美婦人，這不用說就是朱皇后。

玉階之下也有一座，坐著另一個宮裝美婦，美婦身後站了一個比蕭遲略大的玉冠四爪龍紋袍的年輕男子，而右側是熟面孔蕭遇，見裴月明進來立時面露怒色。

裴月明略略一想，那左側的應該就是容妃和二皇子了。

皇帝面相嚴肅蓄三縕長鬚，眉目間能看出年輕時的英俊，著一身海藍色的常服，是簡簡單單的家常穿戴，光看打扮，就知他想大事化小。

果然，皇帝見了裴月明神色，輕輕一歎，而後緩聲道：「遲兒，兄弟間偶有口角不稀奇，你怎這般按捺不住脾氣？這半個月時間，你可悔悟了？」

先把事情定調為家事，輕描淡寫一筆帶過，頂撞父皇直接忽略，毆打太子則說成

是兄弟爭執，裴月明聽得一喜，差點就要一口應下了，只想起自己現在扮演蕭遲，勉強按捺下來，抿緊唇露出一抹倔強不馴。

「陛下！」一道女聲和裴月明的表情同時出現，是朱皇后，她不可置信看著皇帝，「蕭遲毆打太子，頂撞陛下，您、您就這麼輕輕放過？蕭遲他目中可有君父，可有倫理綱常？遇兒可是一國儲君，他辱打儲君……」

憤怒的朱皇后話未說完，便迎上皇帝不悅的目光，聲音生生一滯，胸口劇烈起伏片刻，忍耐半晌到底忿忿，目光轉哀，悲傷泣道：「陛下，非妾不容人，只是您去看過遇兒的，這麼大一個人被打得臉腫齒搖，眾目睽睽的，他尊嚴何存？他也是您的兒子啊！陛下！」

玉階下，蕭遇亦露出屈辱難堪之色，哽聲道：「父皇！」

皇帝眉心攢成一個結，「好了！」

諸多聲音一滯。

他怒聲道：「在場的已理乾淨了，此事不會外傳，朕也罰了遲兒跪太廟。一家骨肉，遲兒有悖忠孝便是你們所樂見的？」

說到底，這事若鬧大對蕭遲影響非常惡劣，所以必須大事化小。

皇帝冷臉訓誡，「皮肉之傷，數日便癒。皇后身為嫡母，可有慈母之心？太子身為長兄，可有寬容友愛手足之情？」

再抓住不放，朱皇后就有為母不慈的嫌疑，蕭遇也涉狹隘不容手足，又顧忌皇帝心意，兩人噤聲，不得不退一步。

半晌，朱皇后冷臉看裴月明，「蕭遲須自悔其過，向遇兒道歉。」

這個要求合情合理，皇帝點點頭，「應當如此。」

他看一眼張太監，張太監輕手輕腳快步上前，來扶裴月明，「殿下。」

張太監做的是提的動作，實際上卻暗暗往下壓，拚命使眼色，恐蕭遲桀驁，拒絕道歉。

接到眼神，裴月明一後背的冷汗，忠孝可大可小，她可不敢亂來毀了蕭遲，皇帝這台階她必須接下來。

可該怎麼接，才不顯得怪異？

電光石火間，裴月明靈光一閃，昂首大聲道：「難道就我打了他嗎？」她看蕭遇，目露譏諷，「我是打了他，可所謂兄友弟恭，我以為兄長知我脾性大，會多容讓一些，誰知……哼！」

她是不知當時詳情，但蕭遲總不會見人就打吧？又不是瘋子，且太子也不可能乾站著被打吧？肯定是先發生了爭執口角，蕭遲先動手，繼而互毆的，只不過蕭遲的武力值明顯更高罷了，要罰就一起罰，憑什麼一個人背鍋呢？一人一半唄。

蕭遇表情一僵。

皇帝卻點頭道：「確實，兄友弟恭，遇兒是兄長，該多容讓一下兄弟，切不可失了太子度量。」於是順勢各打五十大板，皇帝訓蕭遲道：「你不該動手打人。」又訓蕭遇，「你該多容讓兄弟。」

裴月明挑釁看了太子一眼，跪下道：「父皇，兒子知錯。」

「好！那下回可不能再犯了。」皇帝捋鬚，又看蕭遇。

蕭遇不得不跪下，僵硬道：「父皇，兒子知錯。」他極不甘，只是大勢已去，他知道皇帝想聽什麼，低頭調整表情，再抬起時已見羞慚，「是兒子浮躁了，日後再不如此。」

「好！」皇帝極欣慰，親自下了玉階扶起兩個兒子，將兩人的手放在一起，「兄弟即如唇齒，偶見碰撞乃常事，卻應互相包容體諒。」

裴月明和蕭遇碰了一眼，雙方都勉強擠出一個笑。

她表面皮笑肉不笑，心裡卻大鬆了一口氣，終於過關了！

冷汗濕透後背，緩過來後只覺一陣陣寒意，不過她還得撐著，因為欣慰的皇帝要留兩兒子用晚膳，以示嫌隙盡散。

等熬過晚膳，裴月明筋疲力盡，連話也說不了，爬上轎輦差點直接趴下。

不行了，她要死了，她真的盡全力了。

裴月明往軟座上一癱，昏昏睡去，然後蕭遲就回來了。

重華宮內殿燭光明亮，蕭遲赤足斜靠在軟榻上，掌中轉動黃玉麒麟把件。

王鑾正站在榻前，小聲複述白日之事，他說得很客觀，說完後低低加了句，「依奴才看，裴姑娘應對尚算得宜。」

客觀來講，裴月明臨場發揮確實還行的，但一想到「自己」跪下悔過認錯，蕭遲心口就一陣憋悶。

他怒道：「我沒錯！蕭遇那廝嘴巴不乾淨就是欠打！」

但事已成定局，他再氣也不能怎麼樣了。

王鑾小小吐了口氣，他不由得有些許慶幸，若日間那個是他家殿下，那恐怕無法收場，也算歪打正著吧。

蕭遲一口悶氣不上不下憋得他兩肋生疼，赤足在內殿踱了幾圈，回頭看見王鑾神情，怒了，飛起一腳，「你這奴才是什麼眼色？滾！」

蕭遲腳才挨過來，王鑾直接往邊上一倒，哎喲兩聲而後飛快爬起，溜了出去，氣得蕭遲抓起兩個黃玉麒麟一擲，「劈啪」兩聲砸在門框上。

蕭遲氣了半天，扭頭躺到床上，卻氣到睡不著。

他認床，症狀還挺嚴重的。他這床是從小睡到大的，床帳被鋪不肯輕易換新的，就算新的也必須同一個顏色款式，不然他就容易失眠。

時人多睡硬枕，他偏愛軟枕，軟枕睡久了中間會有個窩，他後腦杓必須放在那個窩裡頭，人必須躺在床裡側，才能睡得著。

伺候的人都知他毛病，不敢輕易碰他的枕頭，可偏偏裴月明會跟他互換。

作為秒睡黨的她隨意翻幾個身，然後就呼呼大睡了，如此次數多了，枕頭上這個窩難免有點變形了。

蕭遲翻來覆去老是覺得不對勁，氣得一掀被子坐起，咬牙切齒道：「裴月明！」

接著怒氣衝衝吩咐睡眼惺忪跑進來的王鑾，「以後讓她睡那邊！」

他十分惱怒，指著斜對面一張小榻，然後就把王鑾攆出去了。

